

要的事情。這即是希望您能夠促使張作霖在適當的範圍內，做一切對蘇俄安全必要的事情。“假如您這樣做，不僅能避免在中國產生有人反對您的危險，而且還能幫助我創造條件建立起一種促進和加速俄中兩國之間聯合工作的形勢。你們以前對中國的宣言在我國人民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而使中國人民將俄國看作中國的朋友，並使中國有從帝國主義列強壓迫下獲得民族解放的可能性。……我打算在不遠的將來派全權代表去莫斯科，同您及其他同志磋商合作事宜，以俾俄中兩國之合法利益。此時，我要重申，同現在的北京政府談判，不僅曠廢時日，而且也是冒風險的。現在，北京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奴僕和工具，因此，同北京交往，無異於同帝國主義列強交往。危險的是，北京和列強將有可能使用他們的陰謀而使您置於同中國人民對立的不利地位。”（卡爾圖諾娃〈孫逸仙——蘇聯人民的朋友〉，《蘇聯歷史問題》1966年第10期）

△ 任命楊仙逸為航空局長。（《國父全集》第4冊第435頁）

△ 批廖湘芸來函，促張開儒速統滇軍，立即發動進攻。

廖湘芸上書報告聯絡滇軍情況，告滇軍在外日久，“困難已極，回滇與否，視吾黨之有無接濟為轉移”，並告滇軍擁護先生最堅決者為張開儒，“聯絡滇軍，當以維持藻林復職為扼要辦法”。先生得函批云：“作答：已托鄧泰中帶款往與藻林相商，並囑其協助藻林，速統滇軍立即發動進攻。”（《國父批牘墨跡》第163頁）

12月7日 致函江少峰，望借款給討賊軍。

函謂“我軍自入福建後，軍實比前加增數倍，俟籌備妥當，即從事討賊，現正急需之際，敢煩閣下提倡借款，以備應用。素仰閣下熱心國事，定能竭力襄助，其籌措情形，望隨時示及”，並告“前時仲愷經手之款，俟恢復粵省後，即如數清還”。（《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633頁）

△ 批趙從賓來函，告對北方已取緩和態度。